

過去相識，往後相惜，人生祇幾回。

好
多

情

白靈·李 潼·李 赫·阿 盛·林清玄·侯文詠·

許悔之·溫小平·張靄珠·羅位育·汪成華·顏艾琳·

吳鈞堯·陳銘礪暨耕莘寫作班五十位多情人寫下久不見

常情的《好久不見》，有些莫奈，也有些欣悅。



創作新典¹⁴

好多情

作者◎白靈等著
編輯◎洪瑞斌 陳桂芳
美編◎林倍得
內頁攝影◎陳俊良
封面設計◎自由落體

出版者◎號角出版社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471號
發行人兼社長◎陳銘璠
編輯部◎臺北市文山區福興路82巷6弄8號
電話◎(02) 935-7363 (代表線)
傳真電話◎(02) 935-7370
郵撥◎15308132號角出版社
排版◎文淵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內文印刷◎興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封面製版◎龍威彩色製版有限公司
初版◎中華民國82年元月1日

定價◎120元
國際書碼◎ISBN 957-620-071-7

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煩請寄回本社更換
版權所有，本書所有圖文未經同意請勿任意轉載·翻印



情多好

陳銘礪 編



汪成華 羅位育 張靄珠 溫小平 許悔之 侯文詠 林清玄 阿盛赫 李潼 李靈



你還記得我嗎？我是……
啊！是你，好久不見了！



好久不見的許多情

— 編序

陳銘磻

一九九二年夏，我再度接受詩人白靈之邀，「入主」耕莘文學院暑期寫作班擔任班主任職務。繁瑣的行政，創意多的活動，以及執著文學使命的重重壓力，短短一個月不到的課程生活，我在其間，介入了無數浪漫與現實。

許多應邀前來授課的作家朋友，好久不見。

許多因事而引發的人與人之間的情誼，好久不見。

許多感動、許多感覺，真是好久不見。

我在那一季無法聽聞蟬嘶與藍藍海潮聲的熱熱的夏，坐在冷氣房裡，佈署活動、安排課業。交出熱情，卻也暫時失去一個原可走擁海天山林的心靈之旅。

我想得更多。



我想久不見面的朋友，在生命的輪軸裡或變或不變，或距離愈遠。

我想久不見的事物，在時間的轉化中，已然不知其味。

我想久不見的陳年舊事，久不見的自己，更將如何在冷酷的回憶裡，
覓得一絲酸甜苦辣。

總是情字在作祟。

感謝身為耕莘幕後原動力的白靈老師，不止一次的讓我掉進因熱情而
深陷的工作，看人、看情、看久違的自己。然後，又固執的意圖在工作中
想追回一些莫名的感受。

是真情也好，是多情也罷，將近一個月的寫作班活動，竟叫我要命的
在好久不見的情緒裡，思索生命與生活的多樣奇情。

後來，我要一百多位學員，陪我一同感受情的不近人情以及情的心情
。我出了個「好久不見」的題目，要大家「作文」，出乎意料之外，這次
「徵文」活動，竟也徵來許多有情的作品，叫人讀來感動不已。

有了這「許多情」，我更大膽的向其間十位授課的作家朋友，邀約同

樣好久不見的情，共同組合這本人間常情的溫暖小書。

久不見的老友、久不見的山林小街，久不見的原我和曾經擁過的某段感情，一時間，歷歷呈現在這本書的字語詞彙間，有些無奈，卻也有些欣悅。

或許無奈正是成長的原素體，它叫人們因生命在時間莫可奈何的運轉下，成為一種必然的經歷，一種你只能輕嘆：「啊！」的一種無可言喻。

更或許經由這許多久不見的情，在不經意間裸裎後，我們亦可因無奈而感到回憶也是一種愉悅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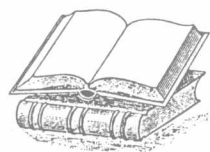
當然，久不見的常情必定是來了又遠去，遠到一個不知何年何月何日才能因緣再度重逢。

而這本書正適時的想留住那「許多情」的多情和多樣情。

感謝十位作家朋友熱情執筆支持我慣有的多情，也感謝學員們讓一九九二年耕莘暑期寫作班有了張真情的成績單。

這一季夏，雖然聽不到蟬嘶，卻有許多情。

目



錄

006	陳銘礪	好久不見的許多情《編序》	030	溫小平	那橋，名喚八堵！
012	白靈	滾動的樓房	033	張靄珠	會見殷時
016	李潼	少年之戀	038	羅位育	青春不回
018	李赫	好酒不見	041	汪成華	相見爭如不見
021	阿盛	想起布袋戲	044	顏艾琳	在夢中老去的童年
023	林清玄	變與不變	046	吳鈞堯	龍骨
026	侯文詠	吹一整個下午的風	049	吳鈞堯	困城火鳥
028	許悔之	遺忘前各自離去	051	吳鈞堯	藍色小精靈

- | | | | | | |
|-----|-----|------------|-----|-----|--------------|
| ○五三 | 吳錦珠 | 痴情只可酬知己 | ○七七 | 林清嵐 | 彈珠 |
| ○五五 | 吳錦珠 | 不食香蕉二十載 | ○七九 | 子軒 | 等待與思念最美 |
| ○五七 | 吳錦珠 | 莫名的挫敗 | ○八一 | 易秀琴 | 流曳風華 |
| ○五九 | 葉紅 | 來不及追上已走遠的你 | ○八三 | 陳麗霜 | 驀 |
| ○六一 | 黃惠鈴 | 死了一顆牙齒之後 | ○八五 | 紫安 | 說時依舊淚如傾 |
| ○六三 | 黃惠鈴 | 多情會有問題 | ○八七 | 黃春滿 | 寄不出的信 |
| ○六五 | 游弘祺 | 青春的歌未央 | ○八九 | 陳淑貞 | 雨情 |
| ○六七 | 趙秀英 | 媽媽的銀行存款 | ○九一 | 蘇佳純 | 別來無恙 |
| ○六九 | 趙秀英 | 都市心情 | ○九三 | 蘇佳純 | 重逢 |
| ○七一 | 小真 | 心痕 | ○九五 | 尚慧 | 命 |
| ○七三 | 邵霖 | 久違了，歡顏 | ○九七 | 楊淑慧 | 握一把蒼涼給你 |
| ○七五 | 邵惠眞 | 尋找繆斯 | ○九九 | 子軒 | 友情櫥窗 |
| ○七六 | 林清嵐 | 詩 | 一〇一 | 紫安 | 竟然以這樣的方式再見到你 |

- | | | | | | |
|-----|-----|------------|-----|-----|------------|
| 一〇三 | 李冠河 | 風中絮 | 一二九 | 吳佳真 | 返鄉 |
| 一〇五 | 吳秀霞 | 你在他鄉 | 一三一 | 曾譯萱 | 久別鄉戲 |
| 一〇七 | 吳秀霞 | 親人 | 一三三 | 高文君 | 福德正神 |
| 一〇九 | 尙慧 | 尋 | 一三四 | 高文君 | 紀念一個生我養我的人 |
| 一一一 | 遺忘 | 給你 | 一三五 | 高文君 | 瀑布 |
| 一一三 | 林嘉芳 | 騾動的心 | 一三六 | 閻美瑜 | 老薔薇 |
| 一一五 | 林嘉芳 | 最感動的事 | 一三九 | 高文君 | 晨間檢查簿 |
| 一一七 | 高文君 | 雨人 | 一四〇 | 尙慧 | 找 |
| 一一八 | 林百荷 | 小乖長大了嗎？ | 一四二 | 陳淑真 | 戀·荷 |
| 一二〇 | 林百荷 | 好久不見，真好 | 一四三 | 周智慧 | 削髮小札 |
| 一二二 | 子軒 | 奶奶的粽香 | 一四五 | 呂蕙年 | 圓一個夢 |
| 一二四 | 林百荷 | 好久不見 見不久 好 | 一四七 | 吳秀霞 | 等待 |
| 一二五 | 劉文吉 | 松山車站，我回來了！ | 一四八 | 尙慧 | 生 |
| 一二七 | 林淑媛 | 這條街巷，這片空地 | | | |

滾動的樓房

白靈

同行的幾個伙伴沒有人相信我講的話，關於那些睡在河床上的「樓房」。那群巨石都到哪兒去了呢？連我自己也不甚了了。

那時我們正「乘」在卡車上，任亂髮及歌聲在風中張揚，任車身於寬敞的河床上蜿蜒而顛簸地爬行。河床兩岸先是丘陵，然後即是聳立挺拔的高山，再過去便是層層疊疊、抹入天際的中央山脈了。漫長而寬廣的河床中大多是碎石子，只有一條涓涓溪水如蛇行般匍匐而來，我們的卡車即不斷橫行切過它的蛇身，溯河床而上，直直進入崇山峻嶺的隱密深處。

沿途我的伙伴們不斷地質問我：「喂，你的『樓房』呢？」「說啊，你的『樓房』呢？」

然而歌聲漸歇，風速漸緩，卡車已逐步爬離河床，朝山腰駛去。他們嘴中、以及我允諾中的「樓房」漸成泡影。因為一路而來放眼所及，河床



上到處只散佈著一些不大不小——頂多餐桌那麼大的岩塊，和碎石。並未見幾層樓房大的巨碩岩石。

「對不起，我的確親眼看到的，到處是『樓房』，大概都被沖走了。」我說。

「沖走了？怎麼可能？那麼大——如果有你形容的那麼大的話。」有個伙伴說。

「為什麼不？沖得來，當然沖得走啊。」我辯解著。卻深感無奈。樓房啊樓房，為什麼不等等我呢。

黃昏與我們同時到達崇山峻嶺的一座農場。才安排好住處没多久，霧便來了，單頭單臉地襲捲而至，濃得——不說景物了，就連自個兒腳尖都快看不清。本來大伙兒還想四處林裡蹣跚的，這下子動也動不了。

「什麼鬼霧？這麼濃？差點就淹進飯裡了。」一個伙伴嚼著晚飯時咕嚕著。

「可不是？只好拱一夜的豬了。」另一個附和道。

沒多久，有個伙伴吃完飯，準備門外抽根煙，消消怨氣。回頭卻大叫：「喂，快來看，月亮出來啦，哇，還滿月呢。」幾個人嘴裡還咬住山雞的腿啊翅的，正狠命地撕。這會兒可都往外衝了。出到外頭，哪還有霧，漆墨似的山林輪廓分明地靜坐四周，四下澄清得像黑色都澱了底，天空遼遠而深，藍黑絲絨似地，一輪圓月不偏不倚，在中央輻出皎潔的光芒。每張仰望的伙伴們的臉，攤在月光下，竟一個個嬰兒似的，泛著傻笑。

「哇噻，變化這麼快。」就是有這等殺風景的伙伴。出了聲，即如石子撲湖，盪開了那滿足的寧謐氣氛。

這就是了。變化這麼快。我允諾他們的「樓房」不也如此嗎？在我們想像中，只有風花雪月四時氣象才變化得快，卻很難想得透透明明一棟棟擺在河床上、奇重無比的巨巖，會在一年多之間全不知去向。也許這些岩石只是「船艦」罷了，在洶湧的洪水裡照樣會沉也會浮，翻滾無常，他們頂多是「滾動的樓房」吧。一如我們白白所見蜿蜒溫馴的溪流，暴雨來時，怒漲成洪的雄姿誰能預見呢，散落的「樓房」仍在轟隆間被大水抬起，



不，也許是被衝撞得暈了方向，三翻五滾，不早已下游去了？如此宏偉的自然之力，有時實非人類思維可以想像和規範的啊。

霧去月出，我們的怨氣全消散了，高高興興玩了一夜的拱豬。黎明前才打了個盹，竟夢見自己站在遙遠的山之外城之外某片靠海的河口，不時俯身向一堆光滑晶瑩的鵝卵石，撿起一顆，撫觸一會，放下，再撿一顆，如此持續著，直到偶爾抬頭，瞥見遠遠雲影裡露出的模糊山形。心裡想著：「對了，這些鵝卵石都曾是『滾動的樓房』，伙伴們無緣看到的那群，有一天也會來到這河口吧！」

之後，就再也沒人提起那些——那些在我心中曾經頭角崢嶸過的「樓房」了。

（白靈，詩人，教師）